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傳遺說卷五 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傳遺說卷五　　宋　朱鑑　撰

雅

伯恭讀詩記引鄭氏詩譜曰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孔穎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案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攷之則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非正經者謂之傳異矣又

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楚辭辨證

問先生詩集傳分詩之經詩之傳何也曰此得之於呂伯恭風雅之正則為經風雅之變則為傳如屈平之作離騷騷即經也如後人作反騷與夫所謂九辯之類則為傳耳周謨録

問二雅所以分曰小雅是所繫者小大雅是所繫者大呦呦鹿鳴其義小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義大問變雅曰亦只是變用他腔調爾余大雅録

問大雅小雅或謂言政事及道故謂之大雅止言政事故謂之小雅竊恐不可如此分別荅曰如此分別固非是然但謂不可分別則二雅之名又何以辯耶荅熊夢兆

伊川有詩解數篇説到小雅以後極好蓋是王公大人好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他裏面説得儘有道理好子細看非如國風或出於婦人小夫之口但可觀其大概也董銖録

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

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吴必大録

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其間平易明白正大光明同上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這道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故雅之詩作於上自王者之迹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以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呂德昭錄

沈僩問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自東遷之後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矣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時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鎬豐之時其詩為二南後来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

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陳文蔚録

大雅氣象閎闊小雅所陳雖各止一事然説得亦自精切至到嘗觀左傳以工歌宵雅之三為重近因除夜課孫輩誦之見其詩果為懇至鹿鳴之詩則見其賓主相好之誠所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之詩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恩非孝子也如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母皆是人情

必不得底皇皇者華首章言每懷靡及其後便須咨詢諏度看此三詩雖不用小序意義自明白 吳必大錄

潘時舉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如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觀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又曰上下常用之樂小雅如鹿鳴以下三篇及南有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蘋等

篇皆是然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潘時舉録

潘時舉說棠棣詩荅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其人實以兄弟為不如友生也猶言喪亂既平之後乃謂兄弟反不如友生乎蓋疑而問之辭也同上

中庸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夫子誦此詩而賛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章句

聖人之言自是精粗輕重得宜呂伯恭棠棣詩章說聖人之言大小高下皆宜而左右前後不相悖此句說得極好董銖錄

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曰然又問釃酒玄縮酌用茅是此意否曰恐茅乃以酹酒古人芻狗乃酹酒之物則茅之縮酒乃今以醉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縮帛故以茅縮酒也楊道夫別錄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先生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

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呂德昭錄

古人縮酒用茅非謂祭時以縮酌求神也看禮記特牲篇縮酌用茅注謂泲之以茅縮去滓也詩伐木有酒湑我注云湑莤之也王有酒則泲莤之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如今人或以器或以布帛去酒之滓然劉砥錄

問天保上三章天以福錫人君四章乃言其先君先亦錫爾以福五章言民亦徧為爾德則福莫大於此矣故

卒章事言之曰然　楊道夫別録

潘時舉說天保詩云第一章第三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辭繁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至四章則以祭祀王公為言五章則以徧為爾德為言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媿於祖考下無媿於斯民然後福禄愈遠而愈新也故末章終之以無不爾或承先生頷之董銖云蓼蕭詩云令德壽豈亦是此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可以稱是福也曰然　潘時舉録

何福不除義如除戎器之除吴必大録

問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無不爾或承是繼承自相接續之謂如何曰松栢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木犀亦然吕徳昭録

又說采薇詩云采薇首章略言征夫之出蓋以玁狁不可不征故舍其室家而不遑寧處至三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蓋不復念其家矣至四章五章則惟勉於王事而欲成其戰伐之功

也卒章則其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而念之也其序恐如此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之詩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玩味風則或出於婦人小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略耳同上

采薇采薇薇亦陽止薇亦剛止蓋薇之生也挺直周倜別錄

問采薇小人所腓傳曰腓猶庇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必大案易咸傳曰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

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説觀之則腓為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説觀之則腓為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芘之云得之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為芘若施於此語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荅曰此非大義所繫今詳兩説誠不合當刪去然版本已定只於補脱中説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他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也荅吳必大

潘時舉問畏此簡書簡書有二説一説簡書戒命也鄰

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一說策命臨遣之詞曰後說為長當以後說在前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戍命不得謂之鄰國也又問胡不旆旆東萊以為初出軍時旌旗未展惟卷而建之引左氏建故曰此旗何不旆旆而飛揚乎蓋以命下之初我方憂心悄悄而僕夫憔悴亦若人意之不舒也曰此說精巧然胡不旆旆一句語勢似不如此胡不猶言遐不作人言豈不旆旆乎但我自憂心悄悄而僕夫又況瘁耳如此却

自平順伯恭說詩太巧詩正怕如此看古人意思自寛平何嘗如此纎細拘迫銖曰先生詩傳舊取此詩與關雎論非天下之至静不足以配天下之至健處今皆削之豈亦以其太精巧耶曰正為後来看得如此故削去銖曰關雎詩引康衡說甚好曰吕氏引但不如此詳便見古人看文字亦寛博如此董銖録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這四句儘說得好楊道夫録

或說魚麗詩云罶笱也者寡婦之器也寡婦得魚而不為富强盰奪則是太平之象而可告功於神明也此因小序而失之固為無禮然專以笱為寡婦之器似亦未然蓋聚石為梁必有笱以承其闕空乃可得魚凡取魚者皆然非但寡婦也但笱易成而易用雖寡婦亦能置之故以為寡婦之笱他人則取魚之器尚多不專用笱耳非他人不得用笱而唯寡婦得用亦非謂寡婦只得用笱而不得更以他物取魚也谷風小弁之詩皆曰無

逝我梁無發我笱豈寡婦之作也哉文集偶讀謾記

潘時舉問南有嘉魚詩中汕汕字曰是以木葉捕魚今所謂魚花園是也

南山有枸枸是檵枸子建陽謂之皆拱子味甘而解酒毒

大學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章句○

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或問

潘時舉說蓼蕭湛露二詩先生曰文義也只如此却更須要諷詠實見他至誠和樂之意乃好潘時舉錄

克己如誓不與賊俱生克伐怨欲不行如薄伐玁狁至

於太原但逐出境而已沈僩録

潘時舉說采芑詩先生曰宣王南征蠻荆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鬭故只極稱其軍容之盛而已潘時舉録

潘時舉說車攻吉日二詩先生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異乎尋常之田矣同上

石鼓有說成王時又有說宣王時然其辭有似車攻甫

田詩辭恐是宣王時未可知呂德明録

孟子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集注

潘時舉說庭燎詩至庭燎有煇先生曰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此是吴材老之說此一字極有功也潘時舉録

問斯干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橫渠說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指何而言曰不要相學不好處如兄

能友其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遂亦不友爲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爲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者爲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故爲弟者但當知盡其恭而已又曰看詩本意猶字當作相圖謀說徐寓録

豐其屋天際翔也似是說如翬斯飛様言其屋之大敞障閣晏淵録

潘時舉說斯干詩至載弄之瓦處先生曰瓦紡磚也瓦

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漆室乃手執一物如今銀子樣者意其為紡磚也然未可必潘時舉錄

大學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已之偏則身弒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章句 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恣己徇私不

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為天下僇如桀紂幽厲也或問

潘時舉說節南山詩至秉國之均先生曰均本當從金所謂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時舉曰恐只是為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恐此即是鈞也曰秉國之均只是此義今集傳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潘時舉錄

林夔孫問節南山答曰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有不柰何又引得別人来一齊不好了如尹

氏大師却只是他一箇不好少間到那瑣瑣姻婭處是幾箇人不好了黄義剛録

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教是存養工夫余大雅録

古人說話皆有源流如小旻詩中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却合洪範五事此人往往曾傳箕子之學而曾讀洪範也精舍朋友雜記

論語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恐懼

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集注

潘時舉問小弁詩古今説者皆以為此詩之意與舜怨慕之意同竊以為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而君子秉心維其忍之與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説何辜于天亦一似自以為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而語也問小弁末章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

易由言耳屬于垣集傳作賦體疑莫是以上兩句興下兩句耶曰此只是賦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聞之也又曰看小雅雖未畢且併看大雅小雅後數篇大概相似只消兼看因言詩人所見極大如巧言詩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此一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譖之人却以奕奕寢廟與秩秩大猷起興蓋以其大者興其小者便見其所見極

大形於言者無非理義之極致也時舉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禮義根於其心故其形於言者自無非義理

先生頷之潘時舉録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庚續也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龔蓋卿録

北斗七星在紫宮南其杓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以定十有二月斟酌元氣運平四時者也詩曰維北有斗不

可以挹酒漿楚辭集注

楚茨一詩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李閎祖録

問楚茨詩言先祖是皇神保是饗詩傳謂神保是鬼神之嘉號引楚辭語思靈保兮賢姱但詩中既說先祖是皇又說神保是饗似語意重復如何曰近見洪慶善說靈保是巫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却是向来解錯了此兩字陳文蔚録

問楚茨以下四篇先生謂即豳雅反復讀之其辭氣與

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無可疑然又以為述公卿有田禄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則恐未然蓋周自后稷以農事肇祀其祥未嘗不惓惓於此今以為豳風豳頌者皆是也而孟子亦曰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粢盛不潔不敢以祭古之人未有不先於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言之荅曰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言之蓋皆畿内諸侯矣荅吳必大

又問瞻彼洛矣傳以為諸侯美天子之詩今攷其間有以作六師之言則其為天子之事審矣然二章三章祈頌之語則不過保其家室家邦而已氣象頗陿反若天子所以告諸侯者何也荅曰家室家邦亦趂韻耳天子以天下為家雖言家室何害又凡言萬年者多是臣祝君之辭同上

葉賀孫問瞻彼洛矣洛水或云兩處曰只是這一洛有統言之有說小地名東西京千里東京六百里西京四

百里此洛只就洛邑言之非指關洛○葉賀孫録

又問韎韐有奭韎韐毛鄭以為祭服王氏以為戎服曰只是戎服左傳云有韎韋之跗注是也又曰詩多有酬酢應荅之篇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會於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其臣桑扈鴛鴦皆然同上

李子方問列女傳引詩辰彼碩女作展彼碩女曰然且云向来煞尋得李閎祖録

楊至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禮記引夫子之言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云云其意安在曰古人止恁地學將去有時到了也不定今日便筭時日討功效又問詩之正意高山景行字當重看夫子之言則仰字行字當重看曰不是高山景行又仰箇甚麼又行箇甚麼高山景行便是那仁楊至録

緡蠻黃鳥止于丘隅物亦各尋箇善處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廖德明録

大學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綿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章句 引綿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所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或問

大學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周國雖舊至於文

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章句○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来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或問

其命維新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余大雅録

孟子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言周雖后稷以来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

也集注

問橫渠言詩書言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也萬人傑錄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古注亦如此左氏傳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之意同上

大學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

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章句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為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為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已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或問

於緝熙敬止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一段處徐寓錄

孟子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

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

萬之衆不能當之集注

大學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詩作駿大也不易言難保也章句○曰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為天下僇而失衆失國矣或問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紂未作不好時便與天相配是

甚細事（葉賀孫録）

馬節之問無遏爾躬一章答曰無自遏絶於爾躬如家自毁國自代（龔蓋卿録）

中庸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引詩詩中自說須是儀刑文王然後萬邦作孚詩人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之以結中庸之義（余大雅録）

舊嘗見横渠詩傳中說周至太王辟國已甚大其所有地皆是中國與夷狄夾界所空不耕之地今亦不復見

此書矣意者周之興與元魏相似初自極北起来漸漸强大到得後来中原無主故遂被他取了輔廣録

孟子詩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當是時也内無怨女外無曠夫○大王公劉九世孫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来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巳之心以及

民也集注

荼恐是蓼屬故詩人與堇並稱堇乃烏頭非先苦而後甘也又云荼毒蓋荼有毒今人用以藥溪魚荼是其類則冝亦有毒而不得為苦苣矣如薺如飴乃詩人甚言周原之美舊室之悲如易之載鬼詩之童羖非荼實能甘也荅吳斗南

爰契我龜乃刀刻龜也古人符契亦是以刀刻木而合之今之蠻洞猶有此俗有警急調發便知日期去處遠

近亦契之意也蔡念成述
　季燔所聞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一日之間虞芮質成而来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一時見之如忽然跳起也又曰分鹿説如今人言軍勢益張

黄義剛録

問蹶厥生是如何曰是作他跳起来當時虞芮質成時一日之間来歸者四十餘國其忽然湧盛如此故文王作他跳起此亦是詩人説他又問東莱説是文王自動

其中意其何以生得虞芮之感如此遂歸功於四臣先生曰雖説得巧只是經意不如此熹不曾如此巧説若要把做文王自説須説曰予有疏附先後之臣方得跳起之説雖小著文王亦不奈何是詩人恁地説着了呂德明録

文王蹶厥生一節看那緜緜一詩自古公亶父積累至文王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時其勢已盛至虞芮質成来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又盛故詩人言文王興起之勢

如此所以興起者予曰文王有此四臣以輔助但止平說看來無甚滋味却不是穿鑿同上

詩人只見他恁地重三疊兩說將謂是無倫理次序不知他一字不肯亂下文蔚曰今日偶看棫樸一篇凡有五章前三章是說人歸附文王之徳後二章乃言文王有作人之功及綱紀四方之徳致得人歸附者在此一篇之意次第甚明白然遐不作人却是說他鼓舞作興底事功夫細密處又在後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綱紀四

方四方便都在他線索内牽着都動文蔚曰勉勉即是純亦不已否曰然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後文章真箇是盛美資質真箇是堅實陳文蔚録

倬彼雲漢則為章于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乎遐之為言何也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脉流通處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来道理言語却壅滞却詩人活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材此事已自分明更著箇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

潑潑地此六義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答何鎬書

遐不作人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注訓胡字最好周謨録

問棫樸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曰追琢其章所以美其文金玉其相所以美其質然不知所美之人為誰答曰追琢金玉以興我王之勉勉爾答吳必大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須是有金玉之質方始琢磨得出若是泥土之質假饒你如何去裝飾只是箇不好物事葉賀孫録

中庸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章句○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

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可謂著矣或問

問鳶飛戾天上面更有天在魚躍于淵下面更有地在如何曰此是謝顯道語熹亦自理會不得看他意思只是道不可執着說道上面更有天在下面更有地在不止於此也邵浩別録

或問鳶飛魚躍之說曰此蓋是分明見得道體發見處察者著也非察察之察也詩中之意本不為此中庸只

是借此兩句形容道體周謨録

觀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余大雅録

潘時舉説皇矣詩先生謂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上説起後面却又説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這箇功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着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對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乃是説文王生知之資得於天

之所命自然無畔援歆羨之意後面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文王做工夫處曰然潘時舉錄

孟子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集注

周人詠文王伐崇伐密事皆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

蓋天意云耳文王既戡黎又伐崇伐密已做得事勢如此只是尚不肯伐紂故曰至德吳必大録

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竊疑文王大聖人於君臣之義尊卑之等豈不洞見而容有革商之念哉曰此等處難説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来人把文王説得忒恁地却做一箇道行看着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

文王都没情理以詩書攷之全不是如此如詩自從大王王季説来如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如下武之詩文王有聲之詩都説文王出做事且如伐崇一節是做甚麽這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少里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出做事都不得又如説侵自阮疆陟我髙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這看見都

自據有其土地這自是大段施張了或云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横渠云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國黙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為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内無絶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頽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眄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 葉賀孫録

孟子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来如子来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

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集注

問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注云辟廱天子之學也不知辟廱從來是天子之學還是文王始為之及周有天下遂以為天子之學亦如臯門應門始立於大王而後遂以為天子之門邪荅曰見不得荅潘時舉

問下武三后在天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其精神上合于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劉礪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德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此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者固不

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沈僩錄

徐寓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生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云云武功皆是文王做来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黄熟自落下来武王却似生擘破一般徐寓錄

帝王之興受命之祥如河圖洛書元鳥生民之詩固有是理非以為先恨學者推之過詳流入讖緯而後人舉從而廢之亦過矣葉賀孫録

生民詩是敘事詩只得恁地蓋是敘那事要盡下武文王有聲等詩却有反復歌詠底意思黄義剛録

生民等詩也可見祭祀次第此與儀禮正相合同上

潘時舉說生民詩至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句先生曰敏字當為絶句蓋作毋鄙反叶上韻耳履巨迹之事有

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為稷契皆天生之爾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常理論也漢髙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

潘時舉録

問履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如何但詩中有此語自歐公不信祥瑞故後人纔見說詩瑞者皆闢之若如後世所謂祥瑞固多是偽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偽妄而併真實者皆以為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

亦以為非_{輔廣錄}

先生如達是首生之子也故曰元子_{楚辭集注}

潘時舉說既醉詩以為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為言如華封祝堯以為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是此意曰此兩事孰有大於此者乎對曰觀行葦及既醉二詩見古之人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極其恩義於燕飲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望之者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也先生頷之

潘時舉録

潘時舉問韃爾女士曰女之有士行者銖曰荆公作向后冊云唯昔先王韃厥士女士女與女士義自不同蘇子由曾論及曰恐他只是倒用了一字耳董銖録

潘時舉說假樂詩先生曰此詩末章即承上章之意故上章云四方之綱而下章即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為綱理之為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頼君以為綱所謂不解於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同上

問大德者必受命荅曰董仲舒策引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之詩云為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其說甚好假樂詩干祿百福處止云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但願其子孫之多與子孫之賢而已又云孔子不受命堯舜不能及其子孫皆非常理也萬人傑別録

嘉樂詩下章不說其他但願其子孫之多且賢耳此意甚好然此亦其理之常若堯舜之子不肖則又非常理

也輔廣録

中庸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祐命之自天申之○嘉詩作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章句

干禄百福子孫千億是顧其子孫之衆多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顧其子孫之賢楊道夫録

孟子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

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公劉后稷之曾孫也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槖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豳也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巳之心以及民也集注

公劉詩鞞琫容刀注云容刀如言容臭言鞞琫之中容此刀也容臭如今香囊也既庶既繁既順廼宣者公劉

始初草創而人之從之已如此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君之宗之者只是公劉自為羣臣之宗主耳呂氏以為立君立宗董銖録

潘時舉問第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廼宣而第四章方言居邑之成不知未成邑之時何以得民居之繁庶也曰公劉始於草創而人之從之者也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又問第四章君之宗之處曰東萊以為為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為羣臣之

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未說及立宗事也又問徹田為糧處曰徹通也乃是横渠說然以孟子攷之只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春秋傳云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似又與横渠之說不同蓋未必是計畝而分也又問此詩與豳七月詩皆言公劉得民之盛想周家自后稷以來至公劉始稍盛耳曰自后稷之後至於不窋蓋已失其官守故云文武之先不窋至於公劉乃始復修其業故周室由是而興也潘時舉録下同

又說民勞詩竊謂每章上四句是刺厲王下六句是戒其同列如此是否曰皆只是戒其同列然鋪叙如此便自可見故熹以為古人非是直作一詩以刺其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為戒矣時舉因謂第二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蓋以爲王者之休莫大於得人惟羣臣無棄其功然後可以為王之休美至第三章後二句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蓋為既能拒絶小人必須自反於已能自反於已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

欲絶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之意盖一章切於一章也先生頷之

又說板詩張子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天體物而不遺是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是指人而言否曰體事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爾先生因言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

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吾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並同上）

孟子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集注）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旦明祇一意

這箇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此則才有必肆意他便見又曰這裏若有此此違他理便恰似天知得一般所以說曰監在兹又說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楊道夫問渝是如何曰渝變也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渝未至於怒亦大概相似楊道夫録

又言昨來所論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此意莫祇是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

物不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不透祗是以天與仁為有二也今須將聖賢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同上

潘時舉說蕩詩云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邪僻也此章之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託文王言紂之辭而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如女興是力爾德不明與天不湎

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自發明首章之意大畧如此未知是否先生頷之潘時舉錄

中庸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格来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隂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章句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同上

孟子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逝語辭也言誰能執

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集注下同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

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

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

是懿德○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

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

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並同上）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如是而視如是而聽便是不如是而視不如是而聽便不是謂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不能視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不能聽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至於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窮此而已（精舍朋友雜記）

郭友仁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若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郭友仁錄

問蒸民詩解云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太保何以知之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曰保兹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為太保可知此正召康公之舊職輔廣錄

問巧言令色鮮矣仁記言辭欲巧詩言令儀令色者何也曰看文字不當如此記言辭欲巧是非要人機巧蓋

欲其辭之委曲耳如語言夫子為衛君乎答曰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之類是也詩言令色與此不同詩人所謂令色者仲山甫之正道自然如此非是做作恁地何不看取上文上文云仲山甫之德令儀令色此德之形於外者如此與鮮矣仁者不干事寳從周録

問子曰巧言令色詩取令儀令色何也答曰論語與詩人之義各異當玩繹其上下文意以求之不可只如此摘出一兩字看也答吳必大

夫子所謂遜以出之辭欲巧者亦其一事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大賢成德之行而進乎此者夫子之逞顔色怡怡如也乃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又非仲山甫之所及矣至於小人訐以為直色厲内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攷其矯情飾偽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上蔡引此數條而不肯明言其所以然者將使學者深求而自得之也然令學者反求之於冥漠不可知之中失之愈遠言仁録中所解

亦少

文集偶讀謾記

烝民詩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詩傳中用東莱吕氏說文蔚舉似及此先生曰記得他甚主張那柔字文蔚曰他後面一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用不得了人之資禀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本朝范文正公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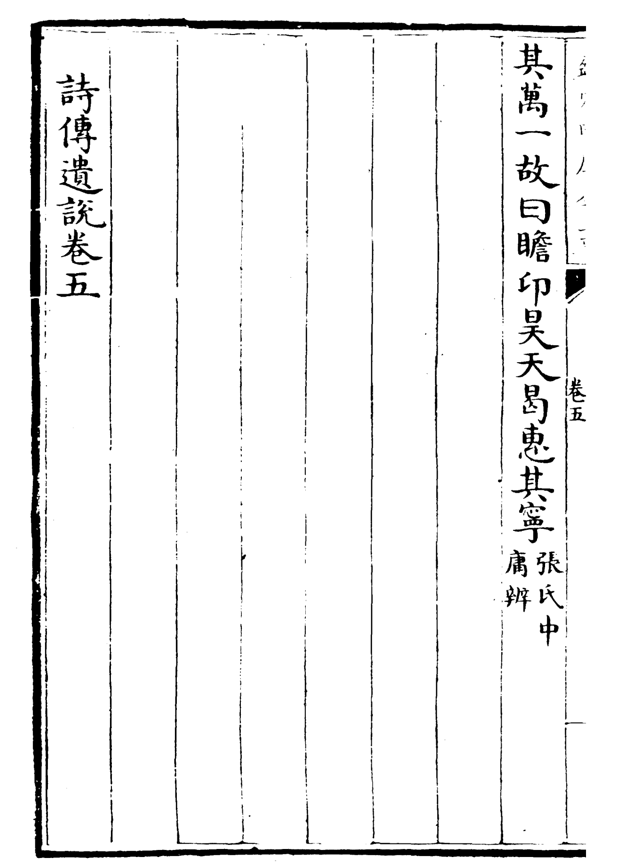
鄭公輩是以剛德勝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柔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要以此為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阿陳文蔚録

又論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

保其禄位令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揚子雲説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説話所以他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同上

召旻第六章集傳作賦體竊疑是比體未知如何荅曰作比爲是荅潘時舉書

古之聖賢遇災而懼嚴恭祗畏以正厥事猶不敢庶幾



其萬一故曰瞻卬昊天曷惠其寧張氏中庸辨

詩傳遺說卷五

詩傳遺說卷六

宋 朱鑑 撰

頌

或疑清廟詩是祀文王之樂歌然初不顯頌文王之德止言助祭諸侯既敬且和與夫與祭執事之人能執行文王之德者何也時舉應之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

可掩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者想當時聞其歌者真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云哉妄意如此荅曰此説是荅潘時舉書

對越在天便是顯處駿奔走在廟便是承處呂德明録

中庸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

一不雜也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章句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此是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其恕乎此是不待推而恕也輔廣錄

陳淳問康王如何無詩曰㬪竊以為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而今人只是要解那成王做成王業後便不可曉且如左傳分明說作成王詩後韋昭又且費盡氣力要解從那王業上去不知怎生地黄義剛錄

問我將詩云惟天其右之既右享之今所解都作左右之右與舊不同曰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中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類如我將所云作保祐說更難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祐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也說闕得右助之右問振鷺詩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未審何如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與賔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甚好

有接續意思到唐時尚然今併受胙於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尸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如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古人祭祀是大段有節奏 葉賀孫錄

問我將之詩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謂物成

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何如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沈僩錄

論語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

三家之堂○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集注

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詩以徹俎今三家亦歌此以祭聖人但舉雍詩之辭以譏之曰汝之祭亦有諸侯之助乎亦有天子穆穆深遠之容乎既無此事奚用此義此

見三家全懵然不曉義理而妄為僭竊之事鄭南外録
周頌陟降庭止傳注訓庭為直而說之云文王之進退其臣皆由直道諸儒祖之無敢違者而顏監於康衡傳所引獨釋之曰言若有神明臨其朝廷也蓋康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精史學而不梏於專經之陋故其言獨能如此無所阿隨而得經之本指也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據及讀楚辭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為古語其義審如顏說而無疑也顏

注漢書時有發明於經指多若此類如訓棐為匪尤為明切足證孔安國張平子之謬其視韋昭之徒專守毛鄭而不能一出己見者相去遠矣楚辭辨證

問泰伯知大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聖子故遜去曰泰伯惟是不要大王有天下或問大王有翦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翦商又問恐詩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看左氏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這甚分明這事也難說也

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是與稱文王一般葉賀孫録

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蔡季通説車一乘下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三人將重車在後用牛載糗糧戈甲衣裝見七書如魯頌公徒三萬已具其説黄義剛録下同

問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安有此事而魯頌言之何

也曰此是頌之辭曰孟子以為周公之事何也曰此是孟子讀詩不子細又問或謂魯頌非三百篇之數夫子姑附於此耳曰思無邪一言正出魯頌吳必大録

孟子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膺擊也荊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案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集注

商頌簡奧李閎祖録

問商頌或以為宋人所作如何曰宋襄公一伐楚其事

可攷安得所謂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者曰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代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篇章反多於周頌曰周頌雖簡然文氣平易商頌雖長其文氣自古吴必大録

問那綏我思成集傳鄭氏所引禮記之說程子則曰此特孝子平日思親之心耳若齊則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必大竊謂人心不容無思齊之日特齊其不齊者爾若思其居處之類乃其致誠意以交乎神者蓋未害其

為齊也未知是否荅曰鄭氏所引者常法也程子之義則益精矣荅吴必大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當只作祖考說劉砥録

湯降不遲降生也如維嶽降神之降降于卿士却作降氾說同上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謂天之生湯恰好當合生時節湯之脩德又無一日間斷吴必大録

陳淳問玄鳥詩吞卵事亦有此否曰當時恁地說必是

有此今不可以閒見不及定其為必無黃義剛録
景負維河一句上下文皆可曉却不知此句説甚麽又如三壽作朋三壽不知是如何歐陽公亦甞用三壽字想此等語皆是當時有此説話人都曉得至於今不可曉同上

詩所謂四方之極於皇極之義為尤近皇極辨

逸詩

論語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唐棣

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翩同言華之揺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集注

問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曰此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之詩別常音裳爾雅棣栘似白楊江東呼夫栘常棣棣子如櫻桃可食自是兩般物此逸詩不知當時人思箇甚底東坡謂思賢而不得之詩看来未必是思賢但夫子大概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初

不與上面說權處是一段唐棣之華而下自是一段緣漢儒合上文為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為反經合道所以錯了晉書有一處引偏字作翩反作平聲言其華有翩反飛動之意今無此詩不可攷據故不可立為定說

竇從周録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此是詩人說得不甚分明子夏疑其以質為飾恐倒了故問素質也絢飾也有如是之質然後加之以文飾孔子對以繪

事後素子夏悟其意便曰禮後乎此便是楊先生所謂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意周謨錄素以為絢兮不知是何詩若以為今碩人詩則章句舍且此一句最有理亦不應刪去同上

詩樂

小雅○傳曰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

官具取上下相和厚○今案鄉飲酒及燕禮皆歌此三篇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六笙詩本無詞聲亦不傳

呦清黃呦南鹿蕤鳴姑食南野姑之太苹黃我蕤有林嘉應賓南鼓林瑟南吹清黃笙林吹蕤笙林鼓南簧姑承應筐清黃是姑將南人林之南好黃我姑示林我南周清太行清黃○呦黃呦姑鹿蕤鳴姑食林野南之清太蒿清黃我林有

南嘉應賓清黃德南音蕤孔　昭林視姑民南不清黃恌姑
君應子清黃是姑則蕤是姑傚南我林有南旨黃酒姑嘉
林賓南式應燕南以清太敖清黃○呦黃呦姑鹿太鳴黃食
太野黃之蕤芩姑我蕤有南嘉應賓南鼓林瑟南鼓清黃
琴林鼓蕤瑟林鼓南琴姑和應樂清黃且姑湛南我林有
南旨黃酒姑以林燕南樂黃嘉應賓南之清太心清黃

鹿鳴三章章八句黃鍾清宮俗呼正宮

四黃牡姑騑蕤騑姑周太道黃倭蕤遲姑豈林不南懷

應歸黄清王蕤事姑靡林盬南我林心黄傷應悲黄清○四
黄牡姑騑林騑南嘽應嘽南駱太清馬黄清豈蕤不林懷應
歸南王蕤事姑靡太盬黄不林遑姑啓太處黄○翩黄清
翩姑者騅南載姑飛應載林下南集蕤于南苞蕤栩
林王太事黄靡蕤盬姑不林遑南將太清父黄清○翩黄清翩
姑者蕤騅姑載林飛應載林止南集林于南苞蕤杞姑
王蕤事姑靡林盬南不黄遑蕤將太母黄○駕黄彼太
四黄駱姑載林驟南駸黄清駸林豈林不南懷應歸黄是

太

用黄作蕤歌姑將應母黄來太清諗黄清

四牡五章章五句黄鍾清宮 俗呼正宮

皇黄皇南者林華南于林彼姑原林隰南駪蕤駪林征蕤夫姑每應懷南靡太清及黄清○我黄馬姑維蕤駒姑六黄清轡姑如林濡南載林馳南載黄驅姑周蕤爰姑咨太諏黄○我黄清馬林維應騏黄清六林轡南如蕤絲姑載林馳南載蕤驅林周應爰黄咨太清謀黄清○我黄清馬林維應駱南六蕤轡姑沃林若南載蕤馳南載蕤驅林周黄爰

姑洛太度黃○我黃馬南維應駰清黃六清黃轡姑既林均

南載林馳南載黃驅姑周應爰南咨清太詢清黃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黃鍾清宮俗呼正宮

魚清黃麗姑于蕤罶姑鱨太鯊黃君蕤子林有應酒南旨

林且南多清黃○魚黃麗姑于太罶清黃魴蕤鱧姑君蕤子

林有蕤酒姑多蕤且林旨黃○魚清黃麗清太于應罶清黃鰋

林鯉南君蕤子姑有林酒南旨林且南有清黃○物清黃其

姑多應矣南維蕤其姑嘉林矣南○物蕤其林旨蕤矣

姑維南其蕤偕姑矣林○物黃其太有黃矣姑維應其

南時太矣清黃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黃鍾清宮俗呼正宮

南清黃有林嘉應魚南烝應然南罩姑罩南君林子南有

蕤酒姑嘉應賓清黃式林燕南以清太樂清黃○南清黃有南嘉

蕤魚姑烝蕤然姑汕林汕南君林子南有黃酒姑嘉黃

賓姑式太燕黃以南衎清黃○南清黃有清太樛應木南甘清黃

瓠林纍林之清黃君黃子太有黃酒姑嘉清太賓清黃式應燕

南綏清太之清黃○翩黃翩太者黃雝姑烝林然南來蕤思
姑君清黃子姑有林酒南嘉蕤賓姑式太燕黃又南思清黃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黃鍾清宮 俗呼正宮

南清黃山清太有應臺南北應山南有清太萊清黃樂應只清黃君
應子南邦林家南之清黃基林樂蕤只林君南子姑萬黃
壽姑無太期黃○南黃山姑有蕤桑姑北黃山姑有太
楊黃樂蕤只林君應子南邦林家南之黃光林樂應只
清黃君蕤子姑萬林壽南無清太疆清黃○南清黃山林有應杞

南北林山南有清太李清黃樂應只清黃君應子南民南之蕤
父姑母林樂蕤只林君蕤子姑德蕤音姑不太已黃○
南黃山太有黃栲姑北南山蕤有姑杻林樂蕤只林君
應子南遐林不南眉清太壽清黃樂應只清黃君蕤子姑德應
音南是林茂清黃○南清黃山姑有蕤枸姑北應山黃有清太
楰清黃樂應只清黃君應子南遐南不蕤黃姑耇林樂蕤只
林君蕤子姑保清黃艾南爾林後清黃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黃鍾清宮俗呼正宮

周南國風○傳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鄉飲酒及鄉射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樂亦云遂歌鄉樂亦即此六篇也鄭氏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皆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修其法度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

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賔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

關清黄關南雎林鳩南在黄河姑之太洲黄窈林窕南淑清黄女姑君清黄子林好南逑清黄○參清黄差南荇林菜南左林右南流無之清黄窈仲窕林淑無女姑寤太寐姑求太之黄求之南不林得南寤姑寐仲思南服林悠姑哉仲悠姑哉太輾清黄轉南反無側清黄○參清黄差無荇南菜

林左太清右林采南之黃清窈姑窕仲淑林女南琴林瑟姑友太之姑參太差黃荇姑菜林左林右姑芼林之南窈黃清窕南淑林女太清鍾黃鼓南樂無之黃清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葛黃之太覃姑兮太施太于姑中太谷黃維仲葉南萋無萋太黃南鳥無于南飛林集仲于林灌無木太其黃清喈南喈無喈黃清○葛黃清之太清覃林兮黃清施林于南中無谷黃清維林葉南莫南莫南是黃刈姑是太濩姑為林絺

姑為太絺姑服太之姑無太斁黃○言清黃告姑師南氏

林言林告姑言太歸黃薄黃污姑我太私姑薄姑澣仲

我林衣南害南澣林害無否太歸清黃寧南父林母黃

葛覃三章章六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采清黃采姑卷林耳南不林盈姑頃林筐南嗟仲我林懷

無人太寘黃彼姑周太行黃○陟清黃彼無崔南嵬林我

林馬姑虺南隤林我仲姑林酌南彼無金姑罍太維清太

以林不南永無懷清黃○陟黃彼姑高南岡林我馬林

玄姑黃南我林姑姑酌太彼姑兕黃觥姑維黃清以林不南永無傷黃清○陟黃清彼南砠黃清矣林我黃馬太瘏黃矣黃我仲僕姑痡林矣南云黃清何南吁無矣黃清

卷耳四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維黃鵲姑有仲巢林維黃清鳩無居南之林之仲子林于無歸太百黃清兩林御南之黃清○維黃鵲林有南巢林維林鳩姑方太之黃之林子黃于林歸姑百太兩黃將太之黃○維黃清鵲無有南巢林維南鳩林盈南之黃清之黃清

子南于姑歸林百清太兩林成南之清黃

鵲巢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 俗呼越調

于清黃以南采林蘩南于林沼姑于太沚姑于黃以姑用太之姑公清黃侯南之無事黃○于清黃以林采黃蘩南于太澗黃之太中姑于姑以南用林之南公清黃侯南之清太宮清黃○被清黃之清太僮南僮林夙清太夜林在南公清黃被黃之姑祁太祁姑薄林言南還無歸清黃

采蘩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 俗呼越調

于黃以南采林蘋南南姑澗林之南濱林于林以姑采仲藻林于黃彼姑行太潦黃○于黃以姑盛太之姑維清黃筐南及林筥南于林以姑湘仲之林維林錡南及無釜黃○于清黃以南奠黃之姑宗林室姑牖太下黃誰仲其南尸無之林有清黃齊南季無女黃

采蘩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右風雅十二詩譜○大戴禮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

廢不可歌七篇間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賔十聲斂挾晉志云漢末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今案大戴禮頗有闕誤其篇目部數皆不可攷至漢末年止存三篇而加文王又不知其何自来也其後改作新辭舊典遂廢至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乃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今亦莫得聞矣此譜乃趙彦肅所傳曰即開元遺聲也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攷而為此

也竊疑古樂有唱有歎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詞雖存而世莫能補為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為調似亦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攷則姑存此以見聲歌之彷彿俟知樂者攷其得失云以上見儀禮經傳通解學禮

樂律中所載十二詩譜乃趙子敬所傳云是唐開元間

鄉飲酒所歌也但却以黃鍾清為宮此便不可蓋黃鍾管九寸最長若以黃鍾為宮則餘律皆順若以其他律為宮便有相陵處今且只以黃鍾言之自第九宮後四宮則或為角或為羽或爲商或為徵若以為角則是民陵其君矣若以為商則是臣陵其君矣徵為事羽為物皆可類推樂記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故製黃鍾四清聲用之清聲短其律之半是黃鍾清長四寸半也若後四宮用黃鍾為角徵商

羽則以四清聲代之不可用黃鍾本律以避陵慢故漢志有云黃鍾不復為他律所役其他律亦皆有清聲若遇相陵則以清聲避之不然則否惟是黃鍾則不復為他律所用然沈存中續筆談說云唯君臣民不可相陵事物則不必避先生一日又說古人亦有時用黃鍾清為宮前說恐未是輔廣録

或問大序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析衛為邶鄘衛先生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名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繫之鄘有

邶音者繫之邶若大雅小雅則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寨其腔調而作爾大雅小雅亦古之作樂之體格案大雅體格作大雅案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為大雅小雅也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周謨錄

或問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之説曰古人作詩只是説他心下所存事説出来人便將他詩求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作詩之語言却將律来調和其聲今人却

又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言語去合腔了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陳埴録

聲發出於口成文而節宣和暢謂之音乃合於音調如今之唱曲合宫調宫之類游僴録

古人歌詩須皆有散聲添合方可歌若只四字做句如何可歌楊與立編語略

因言今日到詹元善處見其教樂又以管吹習古詩二

南七月之屬其歌調却只用太常譜然亦只做得今樂
若古樂必不恁地美人聽他在臨安録得譜子大凡壓
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調章尾即以某
調終之如關雎關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着作無射聲
應之葛覃葛字合作黄鍾調結尾亦着作黄鍾聲應之
如七月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則是清聲其調末亦
清聲某調結之如五月斯螽動股二之日鑿冰沖沖五
字二字皆是濁聲黄鍾調末以濁聲結之元善理會事

都不要理會箇是只信口胡亂説事事喚做曾經理會來如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脣齒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元不知道喉舌脣齒上亦各自有宮商角徵羽何者蓋自有箇疾徐高下葉賀孫錄

詹卿家令樂工以俗樂譜吹風雅篇章初閒吹二南詩尚可聽後吹文王詩則其聲都不成模樣因言古者風雅頌名既不同其聲想亦各别

叶韻

問詩用叶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歌自然叶韻方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人文章亦多是叶韻因舉王制及老子叶韻處數段又曰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 精舍朋友雜記

問詩叶韻曰古人文自是有叶今泉州有詩譜紹興有韻譜皆吳才老做陸德明釋文中亦有此類甚多 楊與立編

語略

陳埴問叶韻之義曰只要音韻相叶好吟哦諷誦易見道理亦無甚要緊今且要將七分工夫理會義理三二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若只管留心此處而於詩之義却見不得亦何益也又曰叶韻多用吳才老本或自以意補入錢木之録

又曰古人情意温厚寛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當時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

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和詩猶自有韻相重處本朝和詩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詩同上

問詩集傳叶韻有何所據而言曰叶韻乃吳才老所作𥳑又續添減之蓋舊日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日信口讀之全失古人詠歌之意周謨錄

或問吳氏協韻何所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因言商頌天命降監下民有

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吴氏曰嚴字恐是莊字漢人避諱改作嚴字𠅘後来因讀楚辭天問見嚴字都押入剛字方字韻去又此間鄉音嚴作莊剛反乃知嚴字自與遑字叶然吴氏豈不曾看楚辭想是偶然失之又如伐木詩兄弟閲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吴氏復疑侮當作雺以叶戎字𠅘却疑古人訓戎為汝如以佐戎辟戎雖爾辟則戎女音戎通後来讀常武詩有云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則戎與汝叶

明矣因言古之謠諺皆押韻如夏諺之類又如散文亦有押韻者如曲禮安民哉恊音兹則與上面思辭二字叶矣又如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户視必下下叶音護禮運孔子閒居亦多押韻莊子中尤多至於易之彖辭爻辭則皆韻語也又云禮記五至三處皆叶○輔廣録

看詩須并叶韻讀便見得他語自整齊又更略知叶韻所由來甚善董銖録

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為準且如華字叶音敷如有女同

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顏如舜華當讀作尃字然後與下文珮玉瓊琚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姬之車却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今只從吳才老舊說不能又創得此例然楚辭紛余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能音耐然後與下文紉秋蘭以為佩叶若能字只從本音則佩字遂無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為定也李閎祖錄

古音能拏代叶又乃代葢於篇首發此一端以見篇內

凡韻皆叶非謂獨此字為然而他韻皆不必協也故洪本載歐陽公蘇子容孫莘老本於多艱夕替下注徐鉉云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臯亦音香芳亦音仍他皆放此蓋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替之類亦應叶但失其傳耳夫騷韻於俗音不叶者多而三家之本獨於此字立說則是他字皆可類推而獨此為未何也黄長睿乃謂或韻或否為楚聲其攷之亦不詳矣近世吳棫才老始究其說作補音補韻援據根原甚精且博而余故

友黄子厚及古田蔣全甫祖其遺說亦各有所論著今皆已附于注矣讀者詳之楚辭辨證下同

北斗字舊音斗為主以詩攷之行葦主𨠵斗者為韻卷阿厚主為韻此類甚多但不知此非叶韻而舊音特出此字其說果何為耳

余始讀詩得吳氏補音見其疑於殷武三章嚴遑之韻亦不能曉及讀此篇見其以嚴叶𠃊乃得其例余於吳氏書多所刊補皆此類今見詩集傳並同上

知子之来之来音扐雜佩以贈之贈入聲此例甚多作字音佐保字音補徃近王舅近音既説文作釘誤寫作近吴必大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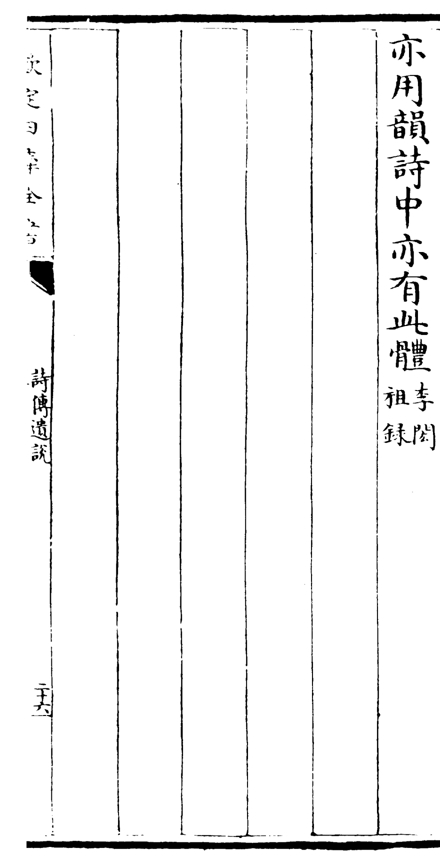
字之反切其字母同者便可互用如戎汝是也逝字從折故可與害字叶韻同上

詩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寛後人分得密後隔開了離騷注中發兩箇例在前朕皇考曰伯庸庚寅吾以降洪又重之以修能耐紉秋蘭以為佩後

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𡨋有楚辭叶韻作黄子和名字刻在漳州李閎祖録

因說詩音韻間有不可曉處如今所在方言亦自有音韻與古今合去處子升因問今陽字却與唐字通清字却與青字分之類亦自不可曉曰古人韻踈後世韻方嚴密見某人好攷古字却說青字音自是親如此類極多錢木之録

因說叶韻毛詩下民有嚴字音昂見反中庸奏格無言



奏音族見反族平聲音所騣反毛詩作騣字精舍明友雜記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飛遵陸公歸不復飛歸協句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李閎祖錄

詩傳遺說卷六

謹案卷五第九頁後三行五行刋本並失記何人所録但無他本可據未敢臆增

第二十三頁前四行一字不肯亂下刋本缺字肯二字今增

第二十四頁前二行言不盡意刋本不訛下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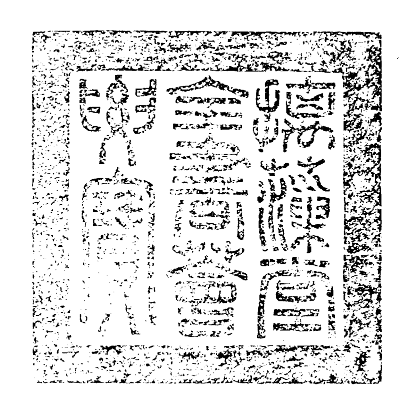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頁前八行既庶既繁刋本庶訛富今改

卷六第四頁後八行於是益信刋本益訛畫今改

第五頁後六行見七書七字疑誤

第十頁前一行孔字下未注律呂後四行者字十四頁前七行求字十五頁前八行我字並同未敢臆增姑仍其闕

第二十頁後七行刋本失記何人所録但無他本可據未敢臆增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南光普